



动车开到香格里拉

黄立康

封面是绿色的,那是广阔的原野。原野上,简笔勾勒出白色雪峰、黑色牦牛和蜿蜒河流。封面右侧的“原野”两字,写得简洁、朴拙。在昆明大观公园采访云南十六州市报刊亭及文化展览时,我遇到一本1982年的《原野》杂志。打开书页,纸张干燥柔软,字迹纤细娟秀。像一封家书,它穿过漫漫时间和迢迢旅途,带着悠远的记忆与疲惫的磨痕,送达身处异乡的我。

那本《原野》是创刊号。很多年后,《原野》更名为《香格里拉》。那座和我一起成长的原野小城中甸,也早在2001年改名为香格里拉,镀上了诗和远方的梦幻色彩。更名那天,读高中的我跟随庆祝方队沿着长征路穿城而游。那天是小城的生日,香格里拉挂满彩旗灯笼,鲜艳得像一朵绽放的花。

巡游的终点是长征路南端的独克宗古城。这里曾是滇藏线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它南接丽江大研镇(丽江古城),北连德钦保和镇,再往北,就出滇入藏,可达拉萨。

当地人更习惯称独克宗古城为中心镇。这座建在石头上的城堡,还有另一个诗意的名字:月光城。古往今来,许多有关“城”的命名,都积淀着惊艳的美丽。月光城确实是盈满月光的,即使在阳光盛大的夏日,光滑的石板路、灰色的木瓦顶都泛着冷色、回响着清音。我想,如果月光有声音,在月光城,那一定是驼铃的脆音。

我外公就是中心镇人。少年时他流落到金沙江边的土旺村做放马牧童。后来,外公成了赶马人,沿着马道翻越雅鲁雪山,往来于中心镇和土旺村之间。我的父亲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甸县红旗小学工作。我在红旗小学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从我记事开始,作为小城主干道的长征路就已经躺在那里了,一些东西走向的路——红旗路、建塘东路、警民路、向阳路——汇于主道。长征路两旁,分布着学校、医院、政府大楼、车站、菜市场。除了单位的砖房外,长征路两旁多是瘦骨嶙峋的简易木板房。可用于点火的牛毛毡铺在屋顶上,包裹着人们的生活的冷暖。

一座城像是一条河,它有源头、支流和渡口,也有下游、河口和未来。我想,如果把大河作为时间的隐喻,我们都是其中一小段时缓时急的江流,不舍昼夜,向前奔涌。2002年,十八岁的我赴昆明读书。我坐在夜班车上,随车驶出长征路,绕过中心镇,漫漫长夜后,在破晓时到达昆明城。2006年,云南师

范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回故乡,而是去了略大于香格里拉的丽江城工作。

我们的城,仿佛梦里都在悄然生长。2014年,家里修建新房,我回香格里拉帮忙。一些老路仍在,而许多新路铺展成了香格里拉城的经络。当我开车去买装修材料时,因为不熟悉后来修建的新城而迷了路。香格里拉已经具备了一个城市的雏形。

就在那一年年底,香格里拉县撤销,香格里拉市设立。许多旧事物消失在时光之中,许多新的事物又出其不意地带给我们感叹和惊喜。曾经我想象自己会像父辈那样骑着一辆自行车上下班,现在呢,共享单车、纯电汽车已成为我生活中自然得像呼吸一般的存在,而我也早已记不清第一次接触共享单车时自己惊讶的样子。

我的人生之路,是一条通往城市的道路。时隔二十年,我又来到了昆明城。采访时,我在大观公园迪庆州报刊亭展厅里遇到了几时的红旗小学校友。大家聊起以前的事,聊起记忆中的《原野》,聊到丽江到香格里拉高速公路投入运营、动车也开到了香格里拉。现在,从香格里拉到昆明,动车只需要四个半小时。昔日茶马古道,今日动车飞驰,而这次展览上展示的《香格里拉》杂志,正是动车送来的……

南岩的茶

林筱聆

看,泰山楼正门石墙上,一副“泰运亨嘉沐先人德泽 山川秀丽瞻后起书香”的对联将王家先祖的期许与寄望无限延展。往上再看,正门上方二楼石窗位置,“泰运云霞呈瑞色 山居风月畅幽情”。再往上往两旁墙面上看,“苔峰如笑美对高楼 槐荫敷荣不忘世泽”。不论写景,抑或教人,它们更多表明了一种开阔的胸襟与通透的生活态度。时光荏苒,红色的联纸一年一换,写在红纸和墙面上的文字却代代传承下来,并将继续传承下去。它们像一个月清醒的智者立在那里,看日出见月落,听风起拨云开,阅尽南岩的不灭烟火。

如果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泰山楼的构造和规模在中国建筑史上不足为奇。但从中国近代茶史,尤其是近代乌龙茶史来看,这座土石结构的楼房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泰山楼建于1892年,楼主为王三言。19世纪70年代,茶农王三言挑上自制的铁观音条索下山,南下到达重要的通商口岸厦门。这些自带花香果香的茶叶充满了无穷魅力,迅速俘获了很多爱茶客的心。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王三言发现茶叶的条索状成了运输的一大阻碍——不仅占空间,而且容易压碎。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潜心研究,他首创了包揉技术。在反复包揉和烘焙中,松散的条索茶变得紧实了,同样体积的茶重量增加了,而且汤水更加醇厚了。这引发了很好的市场效应,他在厦门站稳了脚跟。1876年,他开设了梅记茶行,并且率先对一斤两斤的小

茶包包装进行了改革,在封口处贴上“梅记”防伪标记。

历史以建筑的形式凝固在这里,一座楼浓缩了一段茶史。泰山楼所处的位置又称“祖厝窟”。从这里顺着山路往下,村子里散布着三十九座从一百二百年到三四百年不等的老房子,它们构成了祖厝窟这一整体,也一个个对应着几百年前各自楼主办创的各家茶号。每一个楼名,每一个茶号,都有一个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茶故事。雕花的石柱础、刻画的挡水墙,从屋顶往下开放的木质垂花,还有门上的门簪、窗上的花饰,以及燕尾脊上色彩绚丽的剪瓷雕,生动还原当年茶商人家的日常生活,也讲述着几百年安溪人乃至闽南人的海外开拓史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

可以想见,一条茶路,从南岩出发,向下向南延伸,串联起尧阳、松岩、西原、西坪等一个个产茶的村庄,向着泉州、厦门、漳州,向着潮汕,向着更远的南洋出发……是的,南方是南岩枝叶伸展的方向,是另一个生长的空间。就这样,南岩的风往南吹,南岩的茶大量往南洋卖。

此刻,风微起。一个小男孩抱着碗跑向门口。他有些跌跌撞撞,拿手指向摇曳的芦苇,像是对身后的祖母喊,又像是对我们说,“看,有风!有风!”他的小脸红扑扑的,眼睛亮闪闪的。

南岩的风一路送我们下山。几个转弯过后,背后的村庄眼看就要被山林淹没。我忍不住再一次回头,仰望,望向这个海拔一公里的南岩村……



▲水粉画《花卉(碧桃)》,作者常沙娜,中国美术馆藏。

大地

在烈日下割稻谷了!收割、输送、脱粒和清选,收割机一次就能完成。

看着表弟那眉飞色舞的样子,再放眼那连片的金黄,我深受感染:是啊,时代发展了,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了,那种“汗滴禾下土”、烈日欲把种田人烤焦的光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表弟烹饪手艺不赖,她弄了一大桌子菜,还摆了一瓶好酒。我不喝酒,对肉菜不感兴趣。唯一能吊起我胃口的,是她那架起柴火烧、用铁罐煮熟的新米饭。表弟见了,给我舀了满满一碗新米饭说:“表哥,你这么喜欢吃新米饭,今天吃个够!”

看着面前那珍珠般的新米饭,我往嘴里刨了一口,清香、柔软,而且还糯糯,香甜瞬间盈满了口腔!

表弟说,现在的米都来自杂交水稻,亩产至少都有一千斤,脱壳出来的大米,颗粒饱满,吃起来滋润可口。

小时候的农家新米饭,好吃!而今的农家新米饭,味道更鲜美!

提盖闻香,接着品啜茶汤,连续三冲过后,十个盖瓯一一倒扣,紧紧团在一起的一座座小茶山便稳稳立在瓯盖上。评委们又是看,又是闻,很快,十泡茶的评分一一亮出,茶王诞生了!

茶王轿已经候在泰山楼门口。这时候,锣鼓敲起来了,唢呐吹起来了,村民们的欢呼声一阵接一阵地响起来了。茶王被众人簇拥着往外走,披上绶带,戴上茶王帽,举起茶王奖杯,坐上茶王轿。此刻,他赢得了每个村民的尊敬,他的身上披着无限荣光。四个轿手抬起他,一条长长的茶王踩街队伍开始在乡村路上蜿蜒。阳光拉长了他们的背影,更镀亮了一座村庄。

人群渐渐渐远,泰山楼恢复了平静。我收回目光,重新走进这座二层小楼,也走近时光深处南岩村的一段辉煌。五百年前,开闽王王审知后裔王毅庵率子由安溪芦田外洋迁入西坪南岩,很快便发现了这里的茶树,开始了种茶制茶的生活。到了18世纪30年代,王氏族人王仕让意外发现了铁观音母树,制作出了独具香韵的铁观音茶。从那以后,铁观音这棵天赐之树承载着南岩的血脉,不停流淌,从山上到山下,从栖霞到栖霞之外的其他乡村。那时的南岩该也会举办这样的茶王赛吧?该也会抬着茶王去踩街吧?时间太过久远,我们无法考究当时确切的样貌,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茶俗由来已久。

泰山楼本为土楼,却在土楼之外加砌了花岗岩外墙,并在墙上开出很多喇叭型孔洞,用以抵御外敌入侵。抬头

在安新县。安新是白洋淀最大水域所在。白洋淀是一百四十多处淀泊的总称,十万渔民,十万亩芦苇和十万亩荷花,水面三百六十六平方公里。借助雄安新区的建设,白洋淀的水质有了巨大改变,变得清澈多了。当年的雁翎队就是在这方英雄的土地上纵横驰骋,抗击日寇。小兵张嘎的故事自然也诞生在这绿波荡漾的淀水里。我们乘船上岛,先参观雁翎队纪念馆,继而又观看雁翎队打日寇的情景剧。这时同行的河北作家刘小放说,我们去徐光耀文学馆看看吧。刘小放和徐光耀先生是儿女亲家,也是我多年的诗人老友。就这样,村委会主任周全带着我们参观了徐光耀文学馆。馆里陈列最多的是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孙犁先生写给他的老战友徐光耀的若干封信件。他们战友情深、文友情长。信中讨论了很多关于文学与人生的话题,是非常珍贵的文物。

嘎子村这座文学馆让我生出很多遐思。小兵张嘎和王二小、《鸡毛信》中的海娃都一样,是那个时代民族抗争中少年英雄的缩影。小兵张嘎虽然是一位虚构的文学人物,但在现实中却持续发生着影响,嘎子村便是典型一例。这是艺术爆发的巨大精神能量,对物质是一种特殊的补充和转换。告别嘎子村的时候,周主任拿出一张大纸让我写几个字,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一首诗:“嘎子村里荷花红,雁翎战地又春风……”这并不是应景之作,而是有感而发,道出我此行雄安的一些真实感悟。

我们中午还吃了一顿嘎子村的村饭,之后乘船到荷花淀里采摘莲蓬和大片大片嫩绿色的荷叶。荷叶大如斗笠,周主任告诉我,把这些荷叶带回去,放在屋里阴干,然后拿来蒸米饭、做屉布,味道极其清香。

高大的雄安火车站里,车次很多。我大致计算了一下,二十分钟左右可抵达大兴机场,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北京西站。雄安和北京之间有这么迅捷便利的交通工具,由此我相信白洋淀上的嘎子村、雁翎队纪念馆,会成为京津两地孩子们暑假旅游、游学的首选。

得快,看谁栽得好。随着几场夜雨,几天日照,几阵微风,几声鸟鸣,栽下的秧苗,由黄转青,由干瘦到茁壮,一天一个样,最终在田中挺立起来了。藕秧的时候,爷爷、父亲与家里的长辈们,个个拿着藕秧棍,在秧田里排成行。大家一面

刀,也来助阵了。挹稻谷的男人两人一对,前后两组,一组在前面挹,一组在身后预备,轮流作业。他们双手将稻谷秆子摆弄成片状,对着排桶内固定的“打谷架子”,反复用力向下摔打,不让稻谷在谷秆子上残留一粒。负责割稻谷的

香甜的新米饭

沈世林

藕秧,一面由人领唱着随意编的“藕秧歌”,快乐极了!眼看着稻谷扬花、灌浆,再到低下沉甸甸的头,田野里弥漫着丰收的希望。

盼望着、盼望着,挹新稻谷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男人们腰间都扎着一条擦拭汗水的毛巾;妇女小孩手拿镰

妇女与小孩们弯着腰,一股劲地割着。

表弟说,现在不同了,传统的农耕方式逐渐被淘汰,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限于山东地区的地理因素,大型机械虽施展不开手脚,小型机械还是能发挥作用的。除育秧、栽秧外,川东农民不用再藕秧了,更不用

嘎子村遐思

高洪波

在来河北嘎子村之前,我对《小兵张嘎》的“文学父亲”徐光耀先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这位身经百战的小八路今年已经一百岁了,他河北雄县的故乡为他设立了一个徐光耀文学馆。我当时还写了几幅字,还有一副对联。对联写的是,“百战归来认此身 小兵原是真人也”。

位于石家庄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几次邀请我走访雄安。从石家庄到雄安,两个小时二十分钟的车程。我到雄安的第一件事,就是参观雄安规划馆,在规划馆里我们知道了雄安的前生、今世以及未来。雄安地面一座城市,地下一座城市,“云”上还有一座城市,“云”上的雄安即数字化的雄安。这一次我看到的仅是雄安新区的一部分,即容城县,当年十八万人口,现在已经回迁了将近一半。

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嘎子村。雄安新区是由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县以及周边部分区域组成的一座新城,嘎子村就

站在老家的田埂上,放眼望去,周边上下下的梯田,铺天盖地,满是金黄。水稻熟了,绿色的茎叶、黄澄澄的稻穗,虫鸣蛙叫,蜻蜓飞舞。微风轻抚,卷起层层稻浪,好一派田园风光。

我吮吸着田野里散发出的清香,陶醉在诗一般的稻海里。

“你回来了?”忽听有人打招呼,刚转身,就与一股风撞个满怀,定眼一看,是表弟。

“刚下车呢。”我回答。

表弟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今年水稻长势不错,你今天来得正是时候,中午到我家吃新米饭去!”

进城安家之后,好多年我都没有吃过农家新米饭了。那香喷喷的味道,甜丝丝的感觉,我真是想得很多。

小时候,每到春分时节,爷爷和父亲就起早贪黑,忙着平整秧田、浸泡谷种、播种施肥、育秧保暖。等到插秧时,田间就热闹起来了,年轻的小伙子们,往往相互之间比速度、比技术,看谁栽